

困學紀聞

冊五

儀禮字數

五禮亡軍禮
吉凶賓嘉篇

數

儀禮亦稱曲

禮

臣瓚以儀禮

為經禮

事禮今禮

逸禮諸篇有

存者

吳草廬儀禮

逸經

儀禮置鄭氏

博士

中書禮逸文

經禮曲禮皆

有書

三千一百之

數

獻王所得有

禮禮記

困學紀聞注卷五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儀禮

元圻案（閻氏曰）儀禮禮記
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

三禮義宗

全云崔
靈恩作

二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

禮二。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

即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原注晉
書禮志云朱文公

從漢書藝文志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

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

威儀三千也。逸禮中雷在月令注疏。奔喪投壺

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廟釁廟。見

大戴記。可補經禮之闕。

全云草廬所輯儀禮逸經十八篇。蓋本於此
元圻案（經義考引崔靈恩曰）儀禮者周

公所制。吉禮惟得臣禮三篇。凶禮得四篇。上自天子。下自庶人。其禮同等。餘三篇皆臣禮。賓禮

惟存三篇。軍禮亡。失嘉禮得七篇。○（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註）經禮謂周禮

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禮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

○（儀禮疏）二儀禮一部之大。名亦各曲禮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宋書禮志）二

太與初議置周官禮記鄭氏博士。太常荀崧上書曰。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元於禮特明。皆有
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月令）孟春其祀戶。祭先脾。註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

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臠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于祭宗廟之儀又孟夏其祀竈祭先肺註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陞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臠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又孟秋其祀門祭先肝（註）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脾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臠于俎東其他皆如祀竈之禮又孟冬其祀行祭先腎（註）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轅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臠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疏）云皆中霤禮文又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註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脾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祀中霤以下亦當是中霤禮文疏不註者以本祀中霤不言可知也○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禮經曲禮而中霤以禮經爲禮儀鄭元等皆曰經禮卽周禮曲禮卽今儀禮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而非專爲禮設也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倘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旂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梁書儒林崔靈恩傳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書錄解題作三十卷蓋是書宋末猶存也○晉書荀崧傳字景猷潁川臨潁人太尉或之元孫也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元吳氏澄纂禮逸經八篇一投壺禮二奔喪禮三公冠禮四諸侯遷廟禮五諸侯饋廟禮六中霤禮七禘于太廟禮八王居明堂禮自識云其二取之小戴

文公謂儀禮無用

文公每讀儀禮

十七篇有儀禮
孔壁多三十
九篇

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又纂儀禮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事義〔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周官不稱禮明是設官分職之書安得謂之經禮師古注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據此則儀禮之爲經禮明矣

韓文公讀儀禮謂攷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

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猶

以爲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怪

孫子也〔全云〕無所用者以其委曲細瑣諸節目耳非謂冠昏喪祭大綱也○〔元圻案〕〔韓文公讀儀禮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

之無由考之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度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威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撥其大要奇辭與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嗚呼威哉觀此則於今無所用之言蓋文公之微辭耳〔鄭漁仲曰〕安得善讀儀禮如韓文公者與之論儀禮哉〔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允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慨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全云〕張忠甫淳永嘉諸儒之

一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

而名之此張忠甫儀禮識誤序文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

卷五 義禮 一 中華書局聚

逸禮諸篇名

注遂無傳焉

〔原注〕注謂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論衡以為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案〕〔經典釋文敘錄〕曰古禮經五十

六篇蒼后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為逸禮

天子巡狩禮

〔王氏漢藝文志攷證〕二自注云內宰注

朝貢

禮

聘禮

王居明堂禮

月令禮器

烝嘗禮

射人

朝事儀

覲禮

見

于二禮註學禮見于賈誼書

新書保傅

古大明堂之

禮見于蔡邕論

中郎集明堂月令論

雖寂寥片言斷圭碎璧猶

可寶也

〔閻按〕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宏傳始知書亡於隋以前故隋經籍志無其目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經也〔賈誼〕引學禮本禮記保

傳篇〔古〕大明堂之禮蔡邕明言禮記皆非逸經○〔元〕圻案〔漢書藝文志〕禮家禮古經五

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

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阮孝緒七錄〕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

之事有五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後漢書鄭元傳〕凡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儀禮之名始見於此

〔歆傳〕移讓太常博士書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

九天漢之末孔安國獻之〔朱子語類〕魯共王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

生所傳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

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聞焉〔周禮〕天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為敦

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稜與

〔儀禮聘禮釋幣制〕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月令〕孟春迎春於東郊註王居明

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仲春祀高禘註帶以弓韉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季春命國難註季

春出疫于郊以穰春氣仲夏毋休于都註毋宿于國仲秋天子乃難註仲秋九門磔穰以發陳

氣禦止疾疫仲秋穿寶室註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煞將至毋罹其災又水始涸註季秋

門天子拜日東

王居明堂禮

烝嘗禮

天子巡守禮

朝貢禮

鄭注引逸禮

禮

壞老屋得逸

起儀禮之名緣

中禮古經五十

六篇

古經出魯淹

禮古經五十

隋前

古文禮亡於

帝入五學各
事
古大明堂之
禮
明堂禮三出
闡視事
中霽禮軍禮
禘於太廟禮
聘禮釋幣制
張忠甫儀禮

儀禮五傳第
子

除道致梁以利農也仲冬農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註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季冬命樂師大吹而罷註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禮器曾子曰周禮其猶醴與註仲秋乃命國醴以上鄭注所引皆王居明堂禮文周禮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註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儀禮觀禮天子拜日于東門之外註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摺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繁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賈誼新書保傳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闕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闕視五國之事日出入出北闕視帝節獻案閻氏古文尚書疏證第二十一篇曰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孔壁所出多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平帝時王莽立之旋廢猶相傳至東漢鄭康成註三禮會引之凡二十五條爲篇名者八吳草廬逸經八篇僅及其三云云今將前註未及者附載于此春官司巫註中霽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凡秋官士師註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亦見大司馬有司表貉誓民註儀禮少牢饋食禮註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禮記奔喪篇註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又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又曰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四庫全書總目二十儀禮識誤三卷宋張淳撰淳字中甫永嘉人是書久無傳本故經義考以爲已佚今從永樂大典綴錄成編惟缺鄉射大射二篇隋書牛宏傳修立明堂議曰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故莫得而正

六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奮子血卿后蒼

戴德戴聖也全云康成所註是戴聖○元圻案禮記篇首正義曰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

未冠笄著卷
憤薛名蘭為
類

兄弟畢袵玄

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
〔釋文敘錄曰〕蕭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同郡后蒼蒼授聞人通漢及梁戴德戴聖沛慶普自注云孟卿孟喜父戴德字延君號大戴信都太守聖字次君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憤類象之所生滕

薛名蘭為類〔原注〕蘭古內反又見服志蘭簪珥〔集韻〕有蘭欄無蘭字〔疏云〕卷憤云○〔案〕玉篇亦有蘭欄無蘭字隸釋

武榮碑云闕憤〔元圻案〕武榮碑君諱榮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憤傳講釋云〕闕憤者未冠憤之稱〔後漢輿服志下〕古者有冠無

憤其戴也加首有類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類者弁此之謂也秦後稍稍作類題名之曰憤憤者

蹟也頭首嚴蹟也至孝文乃高顏題蹟之為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未冠童子憤無屋者示未成人也

兄弟畢袵玄〔土冠禮〕注袵同也古文袵為均疏云當讀

如左傳〔傳五〕均服振振〔案〕今汲古閣註疏本脫當讀如左傳句近刻倣宋本亦無此九字按後漢

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袵玄〔阮芸臺儀禮校勘記曰〕說文無袵字均之為袵猶玄之為袵

皆俗字也蓋袵字誤為袵釋文之忍反亦誤〔集證〕〔惠氏九經古義〕袵元即漢之

袵元〔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袵元〔淮南子云〕戶祝袵絃高誘曰袵純服絃袵黑齋衣也案書袵與袵相似古文作均故左傳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皆元故謂之袵元戎事上

下同服故謂之均服○〔元圻案〕均服振振漢書五行志引作均服

士冠醴用酒

士喪商祝夏

祝

儀禮不言周燕禮言諸公

五十以字加

伯仲

古人重字

初冠稱伯某

甫

先伯仲後字

以序稱

先氏後伯仲

以尊稱

士冠禮有醴用酒注以爲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

夏祝則禮之兼夏殷者

〔元圻案〕〔士冠禮疏〕曰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說一醴於客位是周法今云若不醴則醴用

酒非周位故知先王法矣故鄭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舊也云聖人者即周公制此儀禮用舊俗則夏殷之禮是也

〔儀禮篇首疏〕曰儀禮不言周者欲兼有異代之

法故此篇有醴用酒燕禮云諸公士喪禮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

二十爲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

賈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

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檀弓孔疏

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閣按〕石林葉謂五十爲

大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

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爲重

〔元圻案〕〔士冠禮〕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疏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

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朱子語錄〕曰古者初冠而字便曰伯某父仲某父五十稱伯仲除下兩字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大之類今看儀禮賈疏卻云既冠之時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到五十始稱此三字某初疑

令月令辰文
互見
三加醴醢各
辭

日入三商爲
昏
昏期取陰之
來

其不然取禮記看孔疏中正如前說疑孔疏是
〔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石林葉氏曰〕或言士冠禮既冠而字曰伯某甫則固已稱伯仲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誤此
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上此但以其序次之所以爲字者在下某甫也如伯牛仲弓叔肸
季友之類是也至於五十爲大夫尊其爲某甫者則去之故但言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
下如召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爲某甫者而言伯仲
耳孔子諸弟子相字未有以伯仲在下者蓋皆不爲大夫也然孔子雖爲大司寇而但稱仲尼
哀公誅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
爲重歟○案葉氏夢得有禮記解今佚此說見於宋衛湜禮記集說中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文〔案〕此引賈疏之文論語迅

雷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元折案〕〔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

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
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者
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醴辭曰
旨酒既清嘉薦既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醴曰旨酒既滑嘉薦伊脯乃
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祐三醴曰旨酒令芳嘉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抗俎承天
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
之〔宋陳善撰捫蝨新語楚辭〕以吉日對辰良以蕙嚴蒸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耳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

刻之名故三光靈曜〔案〕惠氏古義曰三光靈曜當作考靈耀亦日入三刻爲

昏不盡爲明按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

鄉飲酒三尚
鄉大夫本作

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

二刻半也。

以上皆賈疏文

詩齊風東方未明

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為

商。夏文莊

全云夏竦

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二商定夕。

蓋取此。

原注：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是謂高春、高春乃戌時，似誤認。

元圻案：士昏禮第二疏曰：鄭目錄云士

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昏於五禮屬嘉禮。蘇子美答韓持國書曰：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娛。

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舉賢良方正，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莊。著文莊集二十六卷。

鄉飲酒疏曰：卿大夫飲酒。

案：今注疏本卿作鄉。

尚德也。黨正飲

酒尚齒也。公是劉氏

全云劉敞原父

曰：謀賓介於先生尚

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僕坐

于賓東尚爵也。

元圻案：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疏。鄭引孟子：天下有達尊三：爵、德、財。鄉大夫飲酒是尚德也。黨正飲酒尊長尚齒也。公是

先生弟子記曰：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于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僕坐于

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

鄉飲酒禮第四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

二也。鄉射州長習射于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阮氏校勘記曰：卿大夫通解要義楊氏俱作鄉者非。禮記鄉

鄉射設豐形
制豐侯亡酒圖
爵形

燕禮洗當東
霽
四阿東榮
重屋夏屋

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卿大夫也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陸氏釋文卿去京反王氏此條可以正今本作鄉大夫飲酒之誤歐陽公劉集賢墓誌曰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舉慶歷六年進士官終集賢院學士葉石林曰原父以博學通經自許第貢父次其集私諡曰公是先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

二云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孟戒酒

崔駰酒箴豐侯沈酒負甕負缶自戮於世圖形

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元折案鄉射禮注設豐

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疏曰燕禮君尊有豐注曰似豆卑而大彼承尊故言大此承爵不言大或小耳

酒亡國載杆以爲戒張鑑引鄉射設豐注云豐制蓋象豆而卑鄭注燕禮義同制度之說何所據乎且聖人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其所備酒禍也豈獨於射事而以亡國之豐爲戒哉恐非也

書錄解題三禮圖二十卷國子司業太常博士河南韋崇義撰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二年奏之蓋用舊圖六本參定故題集註後漢書崔駰傳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博學

有偉才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又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此條所引崔李箴銘見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二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霽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

之四注也兩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

原注土冠禮注周

漢不諱喪服
父在爲母
叔嫂制服
凶禮移二爲
五

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元圻案〕〔燕禮〕設洗篚于阼東南當東霤疏曰云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霤明亦有西霤對士大夫言東榮兩下屋也〔宋李氏如圭儀禮集釋曰〕霤屋檐滴水處也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阿故有東霤大夫以下無東霤洗當東榮耳〔考工記〕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周〔司馬相如上林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師古註云〕蕭望之以

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

禮居五禮之末五服如父在爲母叔嫂之類率

意輕改皆不達禮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令自後

唐始〔原注〕見五代史馬縞傳〔闕按〕己未庚申在京師與汪鉤翁論喪禮不合鉤翁

宮贊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君其思之余退而思得二事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

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案昔者孔子沒他

日子張尚存見孟子子張死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

胡忍以喪禮相往復若曾子問者乎宮贊擊節曰雖百喙亦不能解矣〔舊唐書禮儀志〕高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奏今律疏有舅報甥服則五服制度附于令不自後唐始五代史記誤

○〔元圻案〕漢書夏侯勝傳勝字長公東平人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善說禮服〔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柳子厚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云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卹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

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缺焉唐書禮樂志五曰凶禮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大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摭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五代史雜傳馬縞不知其世家唐莊宗時權判太常卿縞言縵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服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穎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劉煦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救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通典禮四十九周制父在為母周屈也大唐前上元元年武太后上表曰父在為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今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垂拱初始編入格又禮五十二周制嫂叔不相為服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謂之周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又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為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嫂叔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哉謹案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元行冲父在為母及舅姨嫂服義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又云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總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蓋議而不從也

六朝人多精禮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

合為二百卷又王儉別抄條目為三十卷

南史王儉

傳一作十三何本三箋本亦作十三

梁孔子祛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

禮亦撮禮論爲之。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精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著。皆

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

〔元圻案〕何承天注見四卷十七頁〔南史王儉傳〕儉字仲寶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

抄爲八帙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齊武帝五年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三十八謚文憲〔梁書儒林傳〕孔子社會稽山陰人續何承天集禮論

一百五十卷南史儒林傳文同〔隋書文學傳〕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晉王廣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令徽作序云云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

唐文粹八十一杜之松答王績書曰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闡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又王績答書曰在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頗曾恭習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

特牲不言牢
太牢少牢中
牢
士特士饋食

歐公不讀儀
禮
爲人後降服
不降
高抑崇不考
儀禮

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應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隋末大儒也續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正字求爲六合丞解去著書自號東臯子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續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日知錄四）宋元嘉末數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修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薨昭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自注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已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

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太牢。注牛羊豕也。

卿舉以少牢。注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注中牢

卽少牢。謂羊豕也。（原注）（唐牛羊日歷）牛僧孺楊虞卿有太牢筆少牢口之語然太牢非止於牛少牢非止於羊也（何云）（大

戴禮天圖篇）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此則牛羊日歷所由名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傳記類）牛羊日歷一卷唐劉軻撰牛指僧孺羊謂

虞卿漢公也是不孫甚矣（唐書牛僧孺傳）僧孺字思黯奇章公宏之裔工屬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虞卿傳）虞卿字師長宏農人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爲給事中虞卿佞柔善

諧麗權倖倚爲奸利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漢公虞卿之弟）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濮議爲言者所

詆高抑崇（全云）高憲敏公開龜山弟子於鄉飲考儀禮不詳而朱文

公譏之禮學不可不講也。（閩按）（蘇氏談訓曰）歐陽公不甚留意禮經嘗與祖父說濮議云修平生何嘗讀

布八十縷為一升

聘禮君行一臣行二

儀禮偶一日至于第書院中凡案有之因取讀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杖期云云與修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然則濮議正從儀禮得來昔未讀今知之耳王氏語誤但儀禮在不杖期條內歐公云杖亦誤○（元圻案）續通鑑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威位隆所宜尊禮司馬光議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王珪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范鎮呂晦范純仁呂大防以為王珪議是効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朱子文集八十四）有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云一昨朝廷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疏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云云蓋謂此也

布八十縷為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

（喪服篇冠六升注文）疏

曰云八十縷為升者此無正文經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即古之升也

吳仁傑

兩漢刊誤補遺

曰今織具

曰箄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為

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

（原注）衰三升其纁者緇布冠三十升其

細者○（元圻案）爾雅釋詁下登成也登陞也（邵氏正義曰）陞當作升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

翁注困學紀聞卷五儀禮八中華書局聚

之言見韓詩外傳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叔

孫穆子曰子不後寡君一等〔閩按〕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既退孔子問焉晏子

對曰夫一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至衛孫文子聘魯乃又一義王氏引亦非〔集證曰〕左傳襄七年孫文

子聘魯公登亦登〔正義曰〕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納賓賓又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鄭元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

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按左傳正義已引君行一臣行二以證孫文子事○〔元圻案〕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子聘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之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

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晏子退見仲尼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

〔朱子語類曰〕君行步闊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曉

皮樹注云獸名張鎰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原注〕

宅書未見○〔元圻案〕儀禮十三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皮樹獸名今文皮樹為繁

豎〔經義考通禮二〕張氏鑑三禮圖唐志九卷佚〔舊唐書〕張鎰為亳州刺史撰三禮圖九

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

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元圻案〕小雅賓之初筵篇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有燕射之禮〔箋〕將祭而射謂之大射

〔正義曰〕毛以此篇為燕射鄭則為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

皮樹亦為繁

射儀合於賓
筵行葦
少牢饋食合
楚茨
射禮有三